

佛說鴛掘摩經

西晉月氏國三藏竺法護譯



南無本師釋迦牟尼佛

自歸於佛 當願眾生 紹隆佛種 發無上意

自歸於法 當願眾生 深入經藏 智慧如海

自歸於僧 當願眾生 統理大眾 一切無礙

佛說耆掘摩經

聞如是：一時，佛遊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與大比丘五百眾俱。

舍衛城中，有異梵志，博綜三經，無所疑滯；具暢五典，所問即對；精生講肆，莫不稟仰；國老諮諏，群儒宗焉。門徒濟濟，有五百人。

上首弟子，名耆掘摩〔晉曰指鬘〕，儀幹剛猛，力超壯士；手能接飛，走先奔馬；聰慧才辯，志性和雅；安詳敏達，一無疑礙；色像第一，師所嘉異。

室主欽敬，候夫出處，往造指鬘，而謂之曰：觀爾顏彩，有堂堂之容，推步年齒，相覺不殊。寧可同歡，接所娛乎！

指鬘聞之，悼惶怖懼，毛衣起豎，跪而答曰：「夫人比母，師則當父，猥垂斯教，儀不敢許。心所不甘，甚非法也。」

師婦又曰：飢者與食、渴給水漿，有何非法？寒施溫衣、熱惠清涼，有何非法？裸露覆之、危厄救之，有何非法？

指鬘答曰：赴趣患急，寬濟窮頓，實無非法。夫人，母也，師之所重。隨姪著色，慢犯非宜。如蛇繳體，服毒喪身。

師室聞之，即懷愧恨，歸自總搥，摧裂衣裳，鬱金黃面，佯愁委臥。

時，夫行還，問曰：何故，有何不善？誰相勦觸？

室人譖曰：君常所歎聰慧弟子，柔仁貞潔，履行無缺。君旦不在，來見牽掣，欲肆逆慢。妾不順從，而被陵侮，摧挫委頓。是以受辱，不能自起。

師聞悵然，意懷盛怒，欲加楚罰，掠治姦暴。慮之雄霸，非力所伏。退欲靜默，深惟不道。穢染閨閣，上下失序。進退沉吟，將如之何？

乃咿悒歎曰：當微改常，倒教而教。教使殺人限至於百，各貫一指，以鬣其額。殺人之罪，罪莫大焉！不加楚酷，必就辜戮，現受危沒，沒墮地獄，不可釋置，縱使滋甚也。

於是，師命指鬣而告之曰：卿之聰慧，所學周密。升堂入室，精生無首。唯一藝，未施行耳。

指鬣進曰：願聞所告。

師曰：欲速成者，宜執利劍，晨於四衢，躬殺百人，人取一指，以為傅飾。至於日中，使百指滿。設勤奉遵，則道德備矣。

便以劍授。

指鬢受劍，聞告愕懼，心懷愁感：設違教旨，非孝弟子。順而行之，畏陷失理。

奉劍而退，垂淚言曰：淨修梵行，則梵志法。孝養父母，則梵志法。修為眾善，則梵志法。不邪正歸，則梵志法。柔和仁惠，則梵志法。弘慈四等，則梵志法。得五神通，則梵志法。超上梵天，則梵志法。今暴伐殺，非法失理，躊躇懊惱，當如之何？

即詣前樹，四衢路側，悲怒激憤。惡鬼助禍，耗亂其心，瞋目噴吒，四顧遠

視，如鬼師子，如虎狼獸，跳騰馳踊，色貌可畏。

行者四集，悉當趣城，即奮長劍，多所殺害，莫不迸怖，值無遺脫，去來往返，而無覺者。無數之眾，稱怨悲叫，入趣王宮，告：有逆賊遮截要路，害人不少。惟願，天王！為民除患。

時，諸比丘入城分衛，見諸告者恐怖如是。分衛還出，飯食畢訖，往詣佛所稽首足下，白世尊曰：見國人眾詣王宮門，告大逆賊名曰指鬘，手執利劍，多所危害，體掌污血，路無行人。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汝等且止，吾往救之。

佛從坐起，尋到其所。道逢芻牧，荷負載乘。

佃居民眾白世尊曰：大聖所湊，勿由斯路。前有逆賊，四徼道斷，取殺狼

藉，唯改所從。又且獨步，無侍衛故也。

世尊告曰：設使三界盡為寇虜，吾不省錄，況一賊乎？

指鬢之母，怪子不歸，時至不食，懼必當飢。齋餉出城，就而餉之。

日欲向中，百指未滿，恐日移昃，道業不具，欲還害母以充其數。

佛念：指鬢若害母者，在不中止，罪不可救。

佛便忽然住立其前。

時，鴛掘摩見佛，捨母。如師子步，往迎世尊，心自念言：十人百人，見我馳迸，不敢當也。吾常奮威，縱橫自恣，況此沙門獨身而至？今我規圖，必勦其命。

即執劍趣佛，不能自前，竭力奔走，亦不能到。則心念曰：我跳度江河，解

諸繫縛，投捩勇猛，曾無匹敵。重關固塞，無不開闔。而此沙門徐步裁動，我走不及。殫盡威勢，永不摩近。

指鬘謂佛：沙門！且止。

佛告逆賊：吾止已來，其日久矣。但汝未止。

時，鴛掘摩遙以偈頌曰：

寂志語何謂 白云已停時 斯言何所趣 以我為不止

今佛云何立 謂身行不住 反以我若茲 願說解此義

於是，世尊為指鬘頌偈，而告之曰：

指鬘聽佛住 世尊除君過 汝走無智想 吾定爾不止

吾安住三脫 樂法修梵行 汝獨驅癡想 懷害今未止

大聖無極慧 讚寂於四衢 尋聞所說罪 聽采詠法義

於是，指鬘心即開悟，棄劍稽首，自投於地：惟願，世尊！恕我迷謬，興害集指，念欲見道。僥賴慈化，乞原罪疊，垂哀接濟，得使出家受成就戒。

佛則授之，即為沙門。

爾時，世尊威神巍巍，智慧光明，結跏趺坐，賢者指鬘翼從左右，還至祇樹給孤獨園。

指鬘蒙化，眾祐所信，諸尊弟子亦共攝持。

其族姓子下鬚髮者，則被法服，以家之信，捨家為道，具足究竟無上梵行，得六通證，生死已斷。稱舉淨德，所作已辦，解名色本，即得應真。

時，王波私匿〔晉號和悅〕，與四部眾象馬步騎，嚴駕出征，欲討穢逆，其

身疲弊而被塵土，過詣佛所，稽首足下。

佛問王曰：從何所來，身被塵土？

王白佛言：唯然，世尊！有大逆賊名鴛掘摩，兇暴懷害，斷四徼道，手執嚴刃，傷殺人民。今故匡勒四部之眾，欲出討捕。

是時，指鬘在於會中，去佛不遠。

佛告王曰：指鬘在此，已除鬚髮，今為比丘，本與云何？

王白佛言：已志於道，無如之何。當盡形壽，給其衣食、臥起床坐、病瘦醫藥。

又問世尊：唯然，大聖！凶害逆人，焉得至道，履行寂義乎！今為安在？

佛告王曰：近在斯坐。

王遙見之，心即懷懼，衣毛為豎。

佛言：大王！莫恐！莫懼！今以仁賢，無復逆意。

王造禮之，謂曰：賢者！是指鬢乎？

答曰：是也。

王又問曰：仁姓為何？

曰：奇角氏。

又問：何謂奇角氏？

曰：父本姓。

王曰：唯，奇角子受吾供養，衣、食、床臥、病瘦醫藥，各盡形壽。

即然所供，王以獲許，稽首辭還。歎世尊曰：能調諸不調，能成諸未成，安

住垂大慈，無所不開道，消伏患逆使充法會，亦令黎庶逮斯調定。我國多事，意欲請退。

佛告：便去，從志所奉。

王禮佛足，稽首而歸。

爾時，賢者指鬘處於閑居，服五納衣，明旦持鉢，入舍衛城普行分衛，見有諸家懷妊女人，月滿產難，心歸怙之，問指鬘曰：欲何至趣，惟蒙救濟。

指鬘得供，出城食畢，澡竟去器，獨坐加敬，詣佛稽首，白世尊曰：我朝晨旦，著衣持鉢，入城分衛。見有女人，臨月欲產，產難恐懼，求見救護。

佛告指鬘：汝便速往，謂女人曰：「如指鬘言，至誠不虛，從生已來，未嘗殺生。審如是者，姊當尋生，安隱無患。」

指鬘白佛：我作眾罪，不可稱計，殺九十九人，一不滿百，而發此言，豈非兩舌乎？

世尊告曰：前生異世，今生不同。是則至誠，不為妄語。如斯用時，救彼女厄。

即奉聖旨，往到女所，如佛言曰：如我至誠，所言不虛，從生以來，未曾殺生。審如是者，當令大姊安隱在產。

所言未竟，女尋挽軀，兒亦獲安。

爾時，指鬘入舍衛城，群小童齧見之分衛，或瓦石擲、或以箭射、或刀斫刺、或杖捶擊。

賢者指鬘，破頭傷體，衣服破裂，還詣佛所，稽首足下，起於佛前，頌曰：

我前本為賊	指鬢名普聞	大淵以枯竭	則歸命正覺
斯以成忍辱	逮佛開化眾	聽經常以時	是故無躓礙
今已歸命佛	受真諦法戒	逮得三通達	則順諸佛教
昔暴懷兇毒	多傷眾類命	雖古多所危	吾今名無害
身口所犯過	志懷殺害心	其不危他餘	未曾遭諸厄
又復無過去	持其法寂然	應受凶暴名	自調成仁賢
以才一調定	如鉤調諸象	如來成就我	無劍亦無杖
其前為放逸	然後能自制	彼明炤於世	猶日出於雲
假使犯眾惡	不斷眾善德	彼明炤於世	猶雲消日出
若新學比丘	勤修於佛教	其明炤於世	如月盛滿時

其有犯眾罪 當歸於惡道 不復難諸患 服食無所著
亦不求於生 未曾會德死 唯須待時日 心常志於定
如是鴛掘摩 已成阿羅漢 在佛世尊前 口自頌斯偈

佛說如是。

賢者指鬢及諸比丘眾，聞經歡喜奉行。

佛說鴛掘摩經

受持及讀誦 讚歎並宣說 福慧俱增長 災障悉消除 現眷咸安康 先親得超昇 見聞與隨喜 皆共成佛道



妙法寺 香港新界屯門藍地 <https://www.mfbm.hk>